

黨治駁義

章士釗

南軍之興也。標榜以黨治國。凡異黨之人。舉不得有政治權利。即已黨之反革命或不革命分子。亦嚴馭焉無少貸。蓋其持黨義也極狹。而施黨略也極烈。惟狹而人未必盡喻之也。則強之以宣傳。烈而人且多方以避之也。則賈之以打倒（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官僚打倒劣紳土豪甚且打倒智識階級湘鄂市鎮粘貼滿）。要而論之。一國之中。從政祇許一黨。一黨之衆。所奉祇許一義。有異於是。其視吾力。斯今之所謂黨治。

黨治者。歐洲十七世紀以還與民治相緣而生之名也。在英語曰 Party Politics。其實與式。迥演遞進。至十九世紀中葉而極盛。二十世紀之初。則浸衰矣。其在今日。瀕於大潰。無可再持。而吾國之革政也晚。一無經驗。全憑剝削。閱政書二三冊。觀魁領一二名。則相率而噪於國中曰。黨也黨也。凡先進國所有者。吾當有之。其在彼邦之爲弊政與否。抑於吾國國性民德如何。不遑問也。於是十五年間。而發軔。而並轡。而突過。而馳入絕壁自尋顛躓之所號政治。如發白帝。一瀉千里。如審蘭亭。相差萬本。而彼輩猶自豪於衆曰。西邦之爲政則然也。世界之大勢固爾也。嘻。其然。豈其然乎。

問嘗論之。西治之成爲今形者。有其史性。其素養。其節度。非吾人所得遍觀而盡識也。而三者有一不具。或具而淺深久暫未同。則所被之形必變。又不待通物理而後明也。夫吾之史性素養節度三者。

與西方全異厥趣。今吾盡棄之。以模擬所全異者之形。同時復絕不念若而形者。其所由成之質胡在。與質之虛盈多寡何若。則欲其不橫決而卒一無所似也。云胡可得。近觀滑稽影片。有女童及狗。乘主婦外出。相率而爲百戲。二女且入廚製麪。取酵母一封。悉量投焉。頃之。麵墳起尺餘。開闔如鬼。狗竊食少許。大醉幾踣。狀至可哂。今擬人治而不審史性素養節度之各有相關之價。大抵妄下酵母之類也。廿年前世風乍啟。革命之說。鼎盛一時。女子之教。且由外言不入。一躍而藩籬盡撤。愚癸卯遠難江戶。見名門淑女。年十七八。無父兄師保自隨。獨遊異邦。行止自便者無算。愚妻吳弱男。蓋亦其中一人。愚雖得締婚。雅不然之。然天下盛稱西方美人貞德羅蘭如是。無以難也（先外舅易其女詩有西方有美人貞德與羅蘭之句）愚妻時爲同盟會英文書記。與孫中山博士上下其議論。特極端歐化之說。氣饒萬丈。愚初解字母。不能讀西書。未有以折之也。未幾偕遊英倫。初至。與王小徐論賢母良妻不協。憤而趨泥北淀。居之三年。至是親接彼中婦女。往來大學教授及名牧師之家庭間。盡得其忠勤端靜。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無督不得獨出諸狀。則盡棄昔日之所妄信謬執。一以親炙於西賢者爲歸。而浸化焉。歸國以來。絕不問外事。尤鄙女子參政論。閉戶理家政。修文學。三兒自育自教。由識字至於成章。十五年正如一日。非親故。外間獲見其面者且罕。嘻。真似之辨。誠不料其相違之度如此之大也。然亦貴有人善體認焉而速改其度耳。今黨人之言黨治。與愚妻二十年前主社會革命蓋同。此不於黨之所以爲黨。明其涵德。了其物際。並熟察其適應於吾國者。宜調節至於何度。則曩舉馳入絕壁顛躓以死者。將有如日至之可坐而致。決不爽也。愚爲此故。特造本篇。以告國中之凡言黨者。至明知其故。而特大言以劫持愚昧之人者。吾

末如之何也已。

黨治者非力治也。昔盧梭爲民約論。極言力之爲害。謂凡以力服人者。其卒亦爲力所服而去。如是循環。國安可治。懲斯過也。約乃尙焉。黨者約之支流餘裔。所欲以衆志敷諸國政。毋背初民默契者也。壹是蓋以總意爲從違。凡總意所欲。黨乃欲之。總意所惡。黨乃惡之。總意可用黨。而黨不可用總意。夫如是。黨焉得以力事事乎。國民黨曰。否。吾黨惟力征經營。使民戰栗而已。他非所知也。是力治。非黨治也。

黨者不可統於一者也。統於一即不得字之爲黨。蓋國政之所從施。政家所見。容有未同。見在甲者。相從而爲一派。謀以所見布之於政。曰甲派。見在乙或丙者。亦各相從而爲一派。謀以所見布之於政。曰乙或丙派。猶漢室之甘陵南北部。及英倫妥立與惠格之並峙然。斯乃謂黨。是黨者相對之稱。非一尊之號也。今國民黨曰。否否。吾國祇有一黨。他黨興。殺無赦。此黨其所黨。非吾之所謂黨也。

黨有黨德。而黨德之最大者。爲容認他人意見之流行。茲原則也。在英吉利憲政史中。大書深刻。至堪翫味。先是宮廷多陰謀。權臣資以戮辱異己。恒至喋血。政家忠苦之。因製爲政則。謂政從公議。議宜澈底。但有反對。一切以王承之。由是王之反對黨 *The Opposition of the King* 之一名詞。遂赫然見於世。意謂王者且得恣議之母隱。言論自由。義無上已。英倫者固以議爲政者也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 巴力門之議席。兩黨黨魁相向坐。甲黨在朝南面。乙黨在野北面。北面者即字曰王之反對黨。凡攻詰政府之語言文字。悉倚此名以行。民無不宜之隱。士無不盡之說。朝有嘉議。夕成善政。英

憲之所以冠冕天下。即在此端。今國民黨曰。否否。自吾黨外。人舉不得有異議。有且以逆論。此在十七世紀以前。淫昏之朝。且未必爾也。共和云乎哉。

黨者相代迭興者也。蓋民情有變易。斯黨勢有盛衰。吾黨今日得民意之正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負而不用事。他黨今日得民意之負而不用事。明日容得其正而用事。意之正負。實也。用事不用事爲名。名者實之實也。吾爲其實。焉得容心於中。故權位者。人之所欲也。惟在黨治之下。則無從依戀。民情向背。蓋若飄風驟雨然。至難測也。今國民黨曰。否否。凡本黨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執政。則終執政矣。又焉人之越俎代庖爲。此唯世襲專制皇帝宜言之。共和國之政黨。似未能爾也。世襲專制皇帝。時且聞借亡之歎。而爲之震驚。今此歎若在腹誹必禁之列。豈不奇哉。

黨能敗者也。敗而仍不失其爲黨也。其活動且如故也。蓋黨者受命於選民而爲之執事者也。黨可敗。選民則終不敗。黨員朝下政事堂。夕登選區。叩其新命何許。得重爲游說駁辯一切之計。故活動且如故也。若夫劫持選民。使不得發抒意氣者。則異於是。是其最初。固非從容受民意而往就厥事。彼與事相維相繫之日幾何。全恃物質力之能支至何度爲衡。一旦力蹙。即如鳥獸散去。絕無反面於民重爲抖擻之餘裕。此特一秘密政社差勝於狐鳴篝火者之所爲爾。安足言黨。安足言治。

雖然。國民黨之如是也。有本有原。請得略而言之。民國元年。黃克強在湘同盟會支部演說。謂中山粵人也。而吾爲湘人。兩省既爲革命黨之發祥地。中山與吾之力。復足以控制之。是宜祇造一黨。以昭殊異。聞廣東黨事。已鑿劃一。而吾湘猶呈紛紜不一之象。殊爲遺憾。此說一出。議者大訾詈。克強

亦若未深自信。徐易其說。由是進步黨員如周大烈輩。卒得上選。貢於國會。然克強只立一黨之欲。未遂已也。當在京時。曾遍約總統袁君。副總統黎君。以及朱桂辛。趙智庵。許靜仁之徒。俱爲黨員。如遲輯然。僅求外延之大。而不暇一審內涵之如何義。夫謂克強於此。顧未察及情貌之相反甚也。似屬過慮。彼以謂此諸色人等者。姑被以純一之名可已。徐爲整齊而凝鍊之。則粹然無外之國民黨終有可期。時中山且持耶蘇神力之義。人不論惡何似。祇需入國民黨。受其洗禮。即立成爲好人。以是元二之間。國民黨兼容幷包。氣象萬千。無婉一時決決無兩之大黨也已。泊贛寧之役。師徒撓敗。不獨前皮傳於黨者。紛然外叛。無一足恃。即黨議亦病不壹。老同志散無友紀。戰敗之責。公然相諉。再造之謀。渺焉難尋。克強既遊美。中山則獨倚陳英士爲股肱心膂之寄。黨略由廣義一變而爲狹義。特嚴盟約。重整黨綱。即昔年勸舊。亦非信誓旦旦。無爲借箸計事。此其達悟箇人天賦之意。又寧待論。爲之下者。往往而受機宜。退滋異議。情實不掩。諱然竟崩。凡變亂一次。老黨員排除一次。孫陳之爭。其顯例也。有若蕉然。層層剝剝。漸餘一心。中山末年。彌有斯感。而此老不之悔。事懲昔年之敗。禍鑒方來之劇。篤信匪如此者。功無與寄。業不中興。俄人鮑樂庭加倫敦輩。攘臂助之。誼旣莫逆。性尤特辣。老宿如張繼馮自由之流。爲稍稍右傾故。不堪鮑氏之裁抑。至掉頭以去。蔣介石者。夙隸英士部下。晚受總理顧命之重。又與蘇俄客卿交親。手握軍政大權。控抑全黨。可謂集狹義黨略之大成者也。今軍勢大張。行此逾牆。以黨治國四字。遂一旦飛聲騰實。越珠江萬里之地。左挹章門之袖。右拍武昌之肩。且駁駁直搗全國士夫之吭。迫爲然否從違之答而無所遁逃。平心論之。革命者自然之權也。匹夫匹婦。俱得有

之。革命而自定其適應環境之方略。同亦無取刻論。國民黨而獲今日之成功。彼有不可撼之基址。與天下以共見。抑又無疑。然反革命與不革命者。其爲吾人自然之權也。量適與齊。凡人類而正反兩面之論不見。時曰奴隸。凡同種而思想言語自由之權不保。時有強暴。國民黨成功。至於斯境。或且恢恢乎以全國之是非爲是非。全國之利害爲利害。質劑乎情感。延踐乎望欲。一言蔽之。兢兢惟奴隸人而強暴我是懼。則天下之事。正未可料。今若是焉。復何望哉。夫黨者。愚積年究驗。而以爲於國甚不宜者也。此即將英之威斯敏斯特。不爽累黍而移諸北京。愚猶以爲螟蛉之子。吾其難負。况徒竊其名而大反其實。如今之所稱黨治者哉。

草此文後。適見吾友張君君勸所爲一黨政治之評價一首。立意與愚大致相同。而委曲詳贍。愚遠弗及。書此誌媿。幸讀者一參證焉。

(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號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